



湘西奇女

莫淑珍

叶辛◎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湘西奇女

莫淑珍



叶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奇女莫淑珍/叶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5403-7

I. 湘... II. 叶...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6160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湘西奇女莫淑珍

叶辛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4 字数 182,000

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5403-7/I·193

定价 20.00元



人在旅途的湘西女子莫淑珍



在北京藏医院不孕症专科门诊室



与泸溪县医院的同事们在一起



人生第一站——达岚镇卫生院



与弟弟、妹妹在北京中医研究院门诊部



和妹妹淑玉在中医研究院门诊办公室

在家乡的小河边



在家乡的山坡上



在家乡的吊脚楼





祖母晚玉和儿子阳儿在合水的家门前



在合水的合家欢

她的生活
深深地植根于
古老而神秘的湘西大山。
她就是在这片大山里
睁开双眼看这世界的。
但是,她要从那里
从那山也遥远、水也遥远的
湘西的大山里走出来
去寻找那天边的彩虹。

.....



湘西土家女莫淑珍

先就县书虫孩對孩翠，領鹹山腰，湖公的陡陡亭亭辛普坐。里
。細小冬个三顯土面滑的平不研高奇粉五，去爾刻
時苦古代位群显輝蒙旧由，余了，不幽而大山，远歸改因五
。史氏的駢等群而刁蜀普音，其升的奇軒送委书普音，舒軒
美升的类人陽开文辛麗燕音，世徽的膜細器百識，器百印音里茲
音更。南史非悲的息主消漢蜀焉蜀南親案土，苗，綴升古音，舒計

1962年，农历八月初九，莫淑珍出生在湖南的西部，也就是人们习惯说的湘西。

这里是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界巴山楚水，历史悠久，山水秀丽，历来为世人瞩目。

莫淑珍的家在湘西东南的泸溪县合水镇上。这里东邻沅陵，南界辰溪和麻阳，西接吉首和凤凰，北连出产著名的毛尖茶的古丈。听听罢，全是偏远的地名。从她的家乡，走山间的小路，不消一天的时间，就能走到湖南的邻省——给人的感觉更为偏远的贵州了。故而，小小合水镇场上的很多风情俚俗，和贵州省的乡场是相当接近的。就连山歌，唱的也都是一个调子。比如，湘西的情歌里唱：

自古吃糠要见米，
得心要得妹的心。

而贵州的情歌则唱：

河水淘沙要见金，
得妹要得妹的心。

几乎就是一点点的变化。

合水是个镇，不过这个镇离泸溪县城还有整整的六十多公



里。坐着车在弯弯拐拐的公路上翻山越岭、紧赶慢赶地往县城武溪镇去，还得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颠三个多小时。

正因为偏远、山大而幽深，它给人的印象就显得分外古老和神秘，有着许许多多神奇的传说，有着漫长而值得夸耀的历史。这里有旧石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有盘瓠辛女开创人类的优美传说，有古代瑶、苗、土家族南徙泸溪繁衍生息的悲壮史诗。更有各族人民高举义旗，奋起反抗封建王朝暴政的故事。

可是，莫淑珍她幼年最强烈的记忆，是祖母给她讲的药王帮助美丽的少妇雷邦花的故事。

邦花是土家族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正月里游方对歌时节，和一个叫侯云楼的小伙对出了感情，有着那种朦朦胧胧“初恋”的感觉。

侯云楼是个棒小伙，高高的个儿，壮实的身材，瞅一眼就让邦花的心怦怦跳。站在竹林边上，他炯炯的双目一眼望定了邦花，试探性地唱出了两句山歌：

哥想讨首山歌唱，
晓得准情不准情。

邦花羞答答地脸一歪，清朗朗的歌声传遍了半边山坡：

今日与你将歌对，
怕是配坏你名声。

侯云楼细细听着那颤悠悠的歌调，情不自禁地往前走了几步，要把邦花的脸貌看得更加真切一些。只见邦花姑娘白净的脸上，飞满了红霞，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透出无限的善意。侯云楼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将歌接了上去：



桃花红在二月春，
采花正是少年人。
求把春风放送我，

以便使我好定心。

邦花听到他如此直截了当的表白，身影一闪，躲在了大树后，
不过她的歌声，还是从树后飘了出来：

听你情郎把歌吟，
猛然胆战又心惊。
行船跑马三分命，
大胆与我把船行。

就这样，他俩你方唱罢我接上，我方唱毕你又对。通过试探、初恋、交心、迷恋这几个过程，感情越来越深厚，一天不见，如隔三秋。上了山坡，放开嗓子，侯云楼雄浑的嗓门和邦花清亮的歌声，情投意合地交织在一起。

可是到了“求彩”的阶段，问题出现了。原来邦花姑娘长得太美了，在她到懂不懂的少女时期，就有富裕的男家往她家中送来了彩礼。而侯云楼呢，也由家中老人作主，说了一门亲。

侯云楼不满意老人说的亲事，就跑到女方的寨门口，把心事唱给那姑娘听：

鸡鸣不是同路伴，
鸡上平场鸭下河。

你我感情不大和，
何必来把时间拖。



姑娘家听出侯云楼要悔婚约，火冒三丈，提刀拿枪地冲出来，要把侯云楼五花大绑起来，关进碾房饿三天，吓得侯云楼汗爬水流地往家中逃。

家中老人听说他要悔婚，也好言好语地对他说，为这婚约，已给女方家送去不少彩礼，你这一悔婚，彩礼就要不回来了。侯云楼就是不听劝。

雷邦花呢，听说父母给她说了的小伙子，又给她家送彩礼来了，就躲在屋头不出来跟小伙见面，只是朝堂屋里坐着的小伙唱：

小溪怎能比大河，
平地怎能比高坡。
我俩实在不合适，

强混不如早离脱。
小伙子涨红了脸听完歌，忿忿地丢下一句：“要悔婚，没那么撇脱。”

双方都悔不成婚，怎么办呢？思来想去，邦花和云楼只有一个自古以来的方式可以选择了，那就是“私奔”。

趁着一个赶场天，雷邦花和侯云楼悄悄约定了，双双私奔到了一个亲戚家中，住在了一起。人失踪了十天半月之后，亲戚就在四乡八寨间放出风声，这一对有情人啊，已经成了一家人。

生米煮成了熟饭。事情也就找着了解决的办法，侯云楼家送出的彩礼，自然是白白打了水漂。而雷邦花家已经收了男方的彩礼，就得由侯云楼和邦花双双一起来还。

这样的故事在湘西的大山里，结局可说是圆满的了。天开黄道遇吉日，鸾凤和鸣共此时。可是谁又能想到，云楼和邦花结婚几年之后，事情起了大变化。原因也很简单，一般的男女，头年结



婚,第二年就生下了娃娃,不是白胖儿子,就是乖乖姑娘。邦花嫁给了云楼之后,三五年也不见一点动静,惹得寨邻乡亲们在背后一阵阵猜测和议论:咋个搞的,结婚几年了,肚皮里就是不兜起一个瓜儿?特别是云楼和邦花悔婚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分别重新说亲结婚之后,都生下了娃崽。于是乎,村寨上关于邦花是祸水的说法,就渐渐地传开了。

成亲八年都还没有娃娃,连一直对邦花充满爱心的侯云楼,也垮下了一张脸。邦花那个愁啊,就是不知怎么才能解得开。出门在外,要遭寨子上的长舌婆娘指指点点,指桑骂槐地贬损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回到家中,公婆和云楼都对她阴沉着脸,没一句体贴的话。邦花只能忙了外头忙屋里,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无尽的劳役上。她吃饭不香,睡觉不甜,花容月貌的脸庞憔悴得仿佛脱了形。原先无论怎么风吹日晒都是红润白净的脸,如今变得黑瘦晦暗,下巴削尖了,眼睛落眶下去,生活中再没有一点儿欢乐。

寨子上有人在冷言冷语道:“这种婆娘,还留在家中干什么?不如早早休了她。”

婆母也旁敲侧击地说:“娶进侯家门,十年再不生,就休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侯云楼虽然啥也不说,但他深夜里仍坐在床头长吁短叹,也让邦花伤透了心,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没有尽到为妇之道。邦花的日子,度日如年。

那一天,邦花上坡砍柴,背着一大捆柴回寨路上,天下起雨来。恰在这时,邦花看见半山坡悬崖上,一个白胡子老汉使劲地逮住葛藤往上爬,可是峭壁上打湿了,老汉的双脚踩不稳,他一使劲,身子就往下滑,再使劲,身子更往下滑。老汉急得用勾刀砍进岩缝,勾刀落下悬崖去了;老汉急得把背篋放到一边,背篋也翻滚下山了。邦花看见这一危急情况,把柴捆往地上一扔,就扑过来



救老汉。她先稳住自己的身子，用腰带拴在树干上，又钩下身子，伸出手去，让白胡子老汉抓住她的手。逮了一把，老汉稳住了身子，再逮一把，老汉双手扒住了石头。雨哗哗地下着，伴着风声雷鸣，邦花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白胡子老汉救上来。

大雨把邦花和老汉打得浑身透湿，他们走到一块凸出的山岩下头躲雨。老汉忍不住问邦花：上山砍柴是男子汉的事，为啥干这个活？

邦花一听这话，放声大哭。她说起在村寨上遭到的白眼，受到的歧视，不由耸动着双肩，泪如雨下。

却没料到，白胡子老汉眯眯含笑望着她说：“就这点事啊，莫哭，莫哭，我保你明年生下娃娃来。”

“真的？”邦花惊喜地叫出声来。

“浦市赶场那天，你和你那口子，到十字街口来找我，”白胡子老汉仔细端详着邦花的脸色，一字一顿地说：“我拿药给你们。瞧，雨停了，我们下山去吧。”

到了赶场天，天上下着大雨，浦市街上都涨起了大水，邦花和云楼头顶着瓢泼大雨，浑身淋得透湿，涉水在浦市的长街上四处寻找。终于，邦花和云楼在浦市的十字街口，从白胡子老汉手中接过一包包药。当然，在内心深处，他俩还是将信将疑的。

几个月以后，当邦花确信自己怀上了娃娃，又和云楼到浦市十字街口来向白胡子老汉道谢时，却找不到他了。邦花和云楼四处打听，没人答得出白胡子老汉的去向。

第二年，成亲多年的邦花，生下了一个娃娃。以后的十年时间里，邦花一口气给侯家生下了八个儿女。侯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在沅水两岸繁衍生息，俨然成了一个大家族。

到懂不懂的莫淑珍，听祖母讲到这里，眨动着眼皮问：“那个白胡子老公公是谁呀？”

“珍珠，他就是我们土家的药王菩萨呀！”祖母朗声告诉她。



“他到哪里去了呢？”

“他啊，就在我们土家人的心窝里。”祖母讲故事的时候，声气忽高忽低，抑扬顿挫，比划着双手，绘声绘色，她讲到邦花唱山歌的时候，就会朗朗有韵地唱起来，她讲到侯云楼的时候，嗓门也会随之粗起来。这会儿，她俯身略带神秘地说：“在浦市的街上，现在还有药王菩萨的庙呢。”

从那以后，莫淑珍得空就让祖母给她讲药王菩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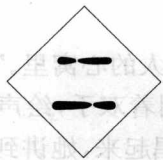
药王菩萨扯百草治百病，药王菩萨骑白虎升天；药王菩萨到山中采药，尝草药后中毒倒在一株茶树下昏死过去，次晨茶树叶上的露水滴入药王口中，药王竟慢慢苏醒过来。由此亲身经历，药王菩萨得知茶叶有解毒之功。从那以后，茶能解药性，吃药不能喝茶水，就一直自古流传至今，几乎妇孺皆知。

最让莫淑珍感觉好奇的是，祖母告诉她，就在离合水不远的浦市药王庙里头，三四百年来都挂着一面铜镜。这面铜镜子可透“阴阳八卦，天地人相随，全身血脉，药物走性”。这面神镜就是药王菩萨留给土家族老乡疗治疾病的。

莫淑珍听来，直感觉神奇极了。

莫淑珍听来，直感觉神奇极了。

去家人



莫淑珍的童年，是在合水镇上度过的。

合水、合水，就是野溪和横坡溪两水在此汇合，因名合水。这里分布着六十六个村落，居住着一万几千个土家、苗、汉乡亲。合水是泸溪县西南境有名的一大墟场。

遇到赶场天，四乡八寨的各族乡亲们，挑着箩筐、背着背篋、带着山乡里出产的土特产、菜蔬、鸡蛋、公鸡、麻鸭、野兔、米豆腐……纷纷汇拢到合水镇上，在石板铺设的街子两边，占好了位置。而合水街子上的人家户，也早早地就把各式小吃摊子，沿着街面摆开，准备好好地做上一天生意。

近午时分，场齐了，街市上万头攒动，仿佛所有的男女老乡都涌到了合水街上，你挤我挨的人流，喧闹得似要把整个街面都抬起来。说笑声，吆喝声，招呼声，争吵声，让人觉得人声鼎沸，嘈杂声不绝。卖掉了农副产品的老乡，急急地挤进供销社、百货店、杂货铺中去，采买家中需要的东西。遇到亲戚朋友的老乡，亲热地拉着手在街子边站上片刻，散一支烟，聊上几句别后话，又匆匆告辞。

一趟合水场，总要热闹到下午的三四点钟，才逐渐地恢复平静。千万莫小看了湘西的墟场啊，哪个寨子出了啥子稀奇事情，哪个村落里近百岁的老汉去世了，哪家娶了媳妇、嫁了姑娘，前几天的一个炸雷，把溪洲村寨门口那一棵大树的枝丫，生生地给劈断了……所有这些消息，都由这“逢五一轮”的赶场，传播到四乡八寨去。



1962年的时候,在合水镇上传得最热烈的消息,莫过于泸溪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1月份去了北京,听说是参加七千人的大会,到2月下旬,已经回来了。一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召开了县委、县人委和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及公社书记参加的七十多人的会议,说是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会后就传出了消息,政策要变了,变得符合农民心愿了。要全面调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将泸溪县沅水两岸原先的143个大队,1640个生产队,调整为239个大队,1733个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土地、耕牛、农具、劳力四固定。鼓励社员开荒、在田里养鱼、在田塍上种豆,收入全部可以归自己。

这些事情,幼小的莫淑珍当然都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事情却和她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自上而下的调整,她家门口的墟场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农副产品出现,四乡八寨的各族乡亲们才会有一口饱饭吃。而她,也才会被祖母说是“含在嘴里养大的”。

不赶墟场的日子,合水镇街子上和大山外面的世界比起来,还是宁静的。莫淑珍记得,镇街两边,有两排长长的整齐的木板屋,中间是一条宽宽的麻石铺的街道。木板屋顶上,大多数人家都铺着黑瓦,只有少数几户家境贫困的人家,屋顶上还是铺盖着茅草。一眼望去,合水镇街子上,是一片优雅古朴的原始风光,透出湘西泸溪那一带的乡野之美。

莫淑珍自小就体质瘦弱,小灾小病不断。生下来四十多天,脑袋只有桐球般大,还老是垂着,轻易抬不起头来。一岁半时,得了麻疹。全身一身黑皮,躺在摇篮里,难受得她张开小嘴不停地哭,害得祖母和妈妈不间断地摇着哄她。家里住的是木板房,摇篮一摇,木板房子就“啪达啪达”地响,邻家的覃氏婆婆经常凑近摇篮开玩笑地逗着她:“你咯个面客,日日打筛,夜夜打筛。”形容